

由黃遵憲詩探索其對美日二國的觀感

張長臺*

一、前言

黃遵憲，字公度，廣東嘉應州人，生於清宣宗道光二十八年（1848），卒於德宗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五十八。他在光緒二年（1876）八月，以拔貢生中式順天鄉試舉人，十二月即獲派擔任駐日參贊，明年八月赴任。至光緒八年（1882）春，從駐日參贊調任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光緒十一年（1885）八月，乞假歸國。明年，駐美公使張蔭桓要求他續任駐舊金山總領事，但他堅辭。

黃遵憲駐日四年多，駐美三年多，但是對美日二國的情感，迥然不同。保留在他詩集裡，編年在駐日階段的詩篇，多半是後來補作的作品；駐美階段的詩篇，只要是涉及政治民情的，全部是後來補作的作品。因此，這些作品可以看成是他經深思熟慮之後所表達的情感思維。透過這些作品來討論他對美日二國的觀感歧異，並探索原因，這是本文寫作的目的。

本文討論黃遵憲詩時所採用的詩集，是錢仲聯的《人境廬詩草箋注》，¹錢鍾書讚美此書可以「追馮氏父子之註玉溪、東坡。」²因此，凡本文所引用《箋注》中所徵引的文獻，直接以《箋注》的卷頁標出，不另註明原典出處。

二、黃遵憲宦遊經歷與詩作

由於黃遵憲駐美日二國時期所寫的詩篇，多半是後來補作，所以他離開美日二國職務後的經歷，都將使他對美日二國的看法，更為完整。尤其是對日本，他在離開日本後，經歷了駐美、駐英等公職，然後才覺察到明治維新諸多的改革，是與英美等列強的現行制度相同，所以他在駐英期間，重新修改了《日本雜事詩》裡許多的詩篇。以下先依據《箋注》的順序，並參考錢仲聯《黃公度先生年譜》，將黃遵憲的宦遊經歷，以及寫作的詩篇，製作一表：

時間	職務	地點	詩篇	備註
光緒	駐日參	赴日船中	由上海啓行至長崎二首	卷三，頁

*作者現任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¹ 本文所採用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再版印行的本子。

² 見錢鍾書《也是集》〈談藝錄補訂選錄·關於黃遵憲詩〉，頁 78。

三年 (1877)	贊			199-201 後來補作 ³
		日本	西鄉星歌	卷三，頁 202 後來補作
光緒 五年 (1879)			石川鴻齊英偕僧來謁張副使誤謂 爲僧鴻齊作詩自辯餘賦此以解嘲	卷三，頁 213
			不忍池晚遊詩十五首	卷三，頁 221-227 後來補作
			日本雜事詩二百首	附錄一，頁 1097-1195 部分後來補作
			宮本鴨北以舊題長華園詩索和	卷三，頁 229
			櫻花歌	卷三，頁 231 後來補作
			陸軍官學校開校禮成賦呈有棲川 熾仁親王	卷三，頁 241
			都踊歌	卷三，頁 248 後來補作
光緒 六年 (1880)			庚辰四月重野成齊安繹岩穀六一 脩日下部東作鳴鶴蒲生綱齊重章 岡鹿門千仞諸君子約游後樂園園 即源光國舊藩邸感而賦此	卷三，頁 252
			送宍戶璣公使之燕京	卷三，頁 256
			大阪	卷三，頁 259
			遊箱根	卷三，頁 260
			宮本鴨北索題晃山圖即用卷中小 野湖山詩韻	卷三，頁 270
			送秋月古香種樹歸隱日向故封即 用其留別詩韻	卷三，頁 273
			近世愛國志士歌十二首	卷三，頁 274-290 後來補作
			赤穗四十七義士歌	卷三，頁 291 後來補作
	光緒		罷美國留學生感賦	卷三，頁 304

³ 《人境廬詩草》抄本無此詩，而排印本有，錢仲聯以爲乃後來補作，從之，下同。

七年 (1881)				後來補作
			徐晉齋觀察壽朋吳翰濤貳尹廣霈 隨使美洲道出日本余飲之金壽樓 翰濤即席有詩和韻以贈	卷三，頁 321
			流求歌	卷三，頁 322 後來補作
光緒 八年 (1882)	駐美三 富蘭西 士果總 領事	赴美國船 中	奉命爲美國三富蘭西士果總領事 留別日本諸君子五首	卷四，頁 337-342
			爲佐野雪津常民題觚亭	卷四，頁 343
			海行雜感十四首	卷四，頁 344-349
			逐客篇	卷四，頁 350 後來補作
			紀事	卷四，頁 365 後來補作
光緒 十年 (1884)			馮將軍歌	卷四，頁 379 後來補作
			九姓漁船曲	卷四，頁 384 後來補作
			感懷	卷四，頁 393 後來補作
			自美返國 船中	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 歸過日本誌感 舟中驟雨 到香港
光緒 十六 年 (1890)	駐英參 贊	赴英國船 中	自香港登舟感懷	卷六，頁 447
			過安南西貢有感五首	卷六，頁 448-450
			錫蘭島臥佛	卷六，頁 451 後來補作
		英國	溫則宮朝會	卷六，頁 506
			重霧	卷六，頁 508
			倫敦大霧行	卷六，頁 509 後來補作
			在倫敦寫真誌感	卷六，頁 514
			得梁詩五書	卷六，頁 515
今別離	卷六，頁 516			

光緒十七年至光緒二十年 (1891-1894)			憶胡曉岑	卷六，頁 522
			感事三首	卷六，頁 523-529
			寄懷左子興領事秉隆	卷六，頁 534
			送承伯純厚吏部東歸	卷六，頁 535
			歲暮懷人詩三十六首	卷六，頁 535-563
			春遊詞	卷六，頁 564
			鬱鬱	卷六，頁 564
	駐新嘉坡總領事	自英赴新嘉坡途中	登巴黎鐵塔	卷六，頁 565
			蘇彝士河	卷六，頁 572
			九月十一夜渡蘇彝士河	卷六，頁 574
			舟泊波塞是夕大雨蓋六月不雨矣	卷六，頁 572
		新嘉坡	夜登近海樓	卷七，頁 577
			續懷人詩十六首	卷七，頁 578-587
			新嘉坡雜詩十二首	卷七，頁 587-598
			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	卷七，頁 599 後來補作
			眼前	卷七，頁 606
			寓章園養疴	卷七，頁 607
	番客篇	卷七，頁 608 後來補作		
	養疴雜詩十七首	卷七，頁 640-646 後來補作		

三、黃遵憲早年的世界觀

黃遵憲早年就想破除傳統學術的束縛，他在二十一歲時（同治七年，1868），寫下著名的〈雜感〉⁴詩，詩中對傳統的教育與科考制度，有著強烈的嘲諷與批判，他認為傳統的教育制度，只是讓代代學者，「老死不知悔，精力疲丹鉛」，而且讓年輕人「束髮受書始，即已縛桎械」，讓「英雄盡人殼，帝王心始快。」他對這樣的教育所訓練出來的人才，認為是無法承受世局變化，徒然使國勢走向敗

⁴見《箋注》卷一，頁 47。

亡而已，他沈痛的寫下，「豈知流寇亂，翻出耨鋤輩，誦經賊不避，清談兵既潰。儒生用口擊，國勢幾中殆。從古禍患來，每在思慮外。三代學校亡，空使人材壞。」至於科考制度，他更是大加撻伐，「謂開明經科，所得學究耳。謂開制策科，亦祇策士氣。謂開詞賦科，浮華益無恥。」⁵他在同一首詩裡，對於紛擾清代學術的漢學、宋學之爭，認為這些學者將宇宙萬物間的重大事務，都視同兒戲，不加關心。

在破除傳統束縛之後，他認為社會的價值應該建立在認識當代、重視當代之上。⁶而當代的世界局勢，中國的國勢已然衰頹，而且還有列強覬覦中國。所以，了解當代世界局勢，向外發展以尋求解決中國積弊的方法，成為他急切的目標。《年譜》記載他在同治九年（1870），「因研究天津教案事，取萬國公報及製造局所出之書盡讀之。」⁷同一年秋冬之際，他也前往英國人佔領的香港，並寫下〈香港感懷〉⁸詩十首，表達對國土淪喪的悲痛，以及對英人統治下，香港民風漸趨奢靡現象的不滿。英國雖為當代世界強國，黃遵憲對英國卻無好感，應該是與英國強陵中國有關。即便如此，他對當代世界，仍然充滿了探索的渴望。同治十一年（1872），錄取拔貢生，這一年他在〈和周朗山見贈之作〉詩中寫道：「噫嘻乎儒生讀書不識羞，動誇虎頭燕頰徑取萬戶侯。萬戶侯耳豈足道，烏知今日裨瀛大海還有大九州。」又，「至今不願為閑鷗，乘風猶來海上游。」⁹此時，他那想認識世界的念頭，已然超過了進一步參加科舉考試的興致。所以周琨勸他，「他年功名志節，定有本末。然宜斂才就範，自當標新領異，風利不得泊矣。」¹⁰

同治十三年（1874），他自廣東搭輪船前往天津，準備入京參加廷試。航行中，他有一首〈由輪舟抵天津作〉，表達了他先前未曾說出的世界觀。

遙指天河問析津，茫茫巨浸浩無垠。華夷萬國無分土，人鬼浮生共轉輪。
敵國同舟今日事，太倉稊米自家身。大鵬擊水南風勁，忽地吹人落軟塵。¹¹

這首詩全用比興手法寫作，最值得注意的是頷頸二聯。第三句承第二句而來，由於大海既無界限可尋，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航行海上，因而感悟在陸地上，又何必用界限來區隔華夷萬國，這可以說是超越了傳統嚴夷夏之防的觀念束縛。第四句呼應第三句，寫古今中外的人類，都有著共同的命運一輪迴。因此，以人力去區隔華夷萬國，便顯得拘泥固執。第五句承頷聯而來，「敵國同舟」有二層意思，如果能修德，即便同舟者為敵國之人，也能攜手相濟，這是用《孫子》的

⁵ 同上，頁 49。

⁶ 同上，頁 42，「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爛斑。」這就是當代的價值之一。

⁷ 見《箋注》附錄二《年譜》同治九年條下，頁 1174。

⁸ 見《箋注》卷一，頁 63-74。

⁹ 同上，頁 83、89。

¹⁰ 同上，頁 85，注一引周琨贈公度詩識語。

¹¹ 同上卷二，頁 126。

典故；¹²如果不能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¹³所以，能使華夷萬國和諧共處的要點，就在於修德。何況每一個人都像稊米之於太倉，渺小的個體，又何必強分華夷敵我。這是破除國界，種族平等的理想世界觀。

錢仲聯《夢苕齋詩話》認為這首詩的領聯，「不讓陳獨漉『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地限華夷』一聯獨雄千古。」¹⁴但錢氏認為此處是黃遵憲採用了陳恭尹詩的句意。¹⁵陳恭尹〈崖門謁三忠祠〉詩¹⁶，是哀悼宋朝滅亡，中國遭外族統治，而感慨江山形勢不能將華夷嚴加阻隔，使得華夏政權不能自保。這與黃遵憲這首詩的觀點，剛好相反。

黃遵憲這種破除國界與種族平等的理想世界觀，在他的〈大獄〉詩裡，也充分流露。

休唱攘夷論，東西共一家。疏防司里館，謝罪使臣槎。

詎我持英蕩，容人擊副車。萬方今一概，莫自大中華。¹⁷

首聯「休唱攘夷論，東西共一家」，簡直是與孔子的言論唱反調。末聯「萬方今一概，莫自大中華」，明顯是種族平等的觀念。他在《日本國志·鄰交志》的注裡也提到，「近世對外人稱，每曰中華。東西人頗譏彈之，謂環球萬國。各自居中，且華我夷人，不無自尊卑人之意。」¹⁸不要「自尊卑人」，而希望能彼此尊重，平等相待，這應該是〈由輪舟抵天津作〉一詩所蘊含「修德」的意思。

四、黃遵憲對日本的觀感

（一）赴任前對前往日本的感受

光緒二年（1876）八月，黃遵憲中式順天鄉試舉人，十二月充使日參贊。三年（1877）十月，自上海搭乘海安兵船前往日本上任。行前，他寫了一首〈將之日本題半身寫真寄諸友〉詩，有著輕鬆戲謔的態度。

如此頭顱如此腹，此行萬里亦奇哉！諸公未見靴尖趲，待我扶桑濯足來。¹⁹

¹² 同上注六，頁 126。《孫子·九地》：「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¹³ 同上注六，頁 126。語見《史記·吳起列傳》。

¹⁴ 見《箋注》附錄三〈詩話〉，頁 1291。

¹⁵ 見此詩注四，頁 126。

¹⁶ 陳恭尹〈崖門謁三忠祠〉：「山木蕭蕭風又吹，兩崖波浪至今悲。一聲望帝啼荒殿，十載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地限華夷。停舟我亦艱難日，畏向蒼苔讀斷碑。」

¹⁷ 見《箋注》卷二，頁 194。

¹⁸ 同上，注八，頁 195。

¹⁹ 同上，頁 197。

第二句「奇」字，是對能前往日本任職的感受，因為黃遵憲的親舊師長，都反對他出洋，尤其錄取他為拔貢生的廣東學政何廷謙，更是極力反對。²⁰在龐大的反對壓力下，他能夠順利成行，同時這個在國外任職的職務，竟是他科考及格後的第一個職務，又是中國派駐日本第一任公使的參贊，難怪他要以「奇」字來形容。而且，杜甫曾經在他的〈壯遊〉詩裡，表達了未能前往日本的遺憾，²¹而黃遵憲居然實踐杜甫未完成的願望，這也是一奇特的際遇。末句「濯足」，看似對日本的輕漫，其實是對朋友的戲謔，因為他送給朋友的是看不到腳的半身寫真照，所以才會說等我從日本將腳洗乾淨後，回來給你們看。

（二）初抵達日本時對日本的感受

黃遵憲自上海陪同第一任駐日公使何如璋於十月抵達日本長崎，有〈由上海啓行至長崎〉詩二首，第二首表達了他初抵達日本時，對日本的感受。

滿城旭影曜紅旗，神武當年此肇基。竿木纔平秦世亂，衣冠創見漢官儀。
中原舊族流傳遠，四海同家聚會奇。此土此民成此國，有人盡日倚欄思。

第三句「竿木纔平秦世亂」，錢仲聯以為是指明治十年（1877）八月平息西鄉隆盛等人的作亂，²²這恐怕是因為句中的「纔」字，而產生的誤解。黃遵憲此句應該是指德川幕府還政於明治。他在〈近世愛國志士歌〉的序中，記載了德川幕府時代對愛國志士的迫害，「有論防海者，有議造炮艦者，有欲留學外國者，德川氏皆嚴禁之。唱尊王者觸大忌，唱通番者犯大禁，幕府均下令逮捕。黨獄橫興，株連甚眾。而有志之士，前僕後起，踵趾相接，視死如歸。死於刀鋸，死於囹圄，死於逃遁，死於牽連，死於刺殺者，蓋不可勝數。卒以成中興之業，維新之功，可謂盛矣。明治初年，下詔褒獎，各贈階賞恤。」能人志士前仆後繼的群起反抗殘酷鎮壓的幕府，終於結束幕府時代，開創明治盛世，這僅是十年前的事，所以黃遵憲用這句來表達對明治時代的讚美。

第四句「衣冠創見漢官儀」，創見猶言始見，因為何如璋是第一任駐日公使的緣故。何如璋在所著《使東雜記》中，記載當時受到日人矚目的情形，「廿七日，余偕副使張公並諸隨員，詣會館之天后宮行香。漢官威儀，東人見所未見，觀者如堵。」²³

頸聯自注：「長崎多有勝朝遺老後裔。」初次來到日本，卻能遇到許多漢族

²⁰ 《箋注》附錄二，光緒二年條下，引黃遵憲之言。

²¹ 杜甫〈壯遊〉：「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全唐詩》卷 222）

²² 《箋注》卷三此詩注二，頁 201。

²³ 同上，注三。

後裔，親切感溢於言外。第六句的「奇」字，延續了〈將之日本題半身寫真寄諸友〉詩的感受，內心的喜悅，可想而知。

（三）駐日期間對日本的觀感

光緒十六年（1890），黃遵憲回憶駐日時，對明治維新的感受，他在《日本雜事詩·自序》裡說：「余於丁丑之冬，奉使隨槎。既居東二年，稍與其士夫遊，讀其書，習其事，擬草《日本國志》一書，網羅舊聞，參考新政，輒取其雜事，衍為小註，串之以詩，即今所行《雜事詩》是也。時值明治維新之始，百度草創，規模尚未大定。論者或謂日本外強中乾，張脈僨興，如鄭之駟；又或謂以小生巨，遂霸天下，如宋之（旃鳥），紛紜無定論。余所交多舊學家，微言刺譏，咨嗟太息，充溢於吾耳。雖自守居國，不非大夫之義，而新舊同異之見，時露於詩中。及閱歷日深，聞見日拓，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²⁴由這段文字可知，黃遵憲是到了光緒五年（明治十二年，1879），才與日本士大夫比較有交往。對於明治維新是否能為日本帶來富強？在當時日本的學界中，仍然是議論紛紜。黃遵憲來自比日本更古老更保守的中國，他年輕時，就極力主張變革，所以他對明治維新，多從正面觀察，進而相信日本必定能夠卓然樹立。到了光緒十六年，他在英國聽到日本已經實施議院制度，不禁發出「進步之速，為古今萬國所未有」的讚嘆。

從光緒五年到光緒八年離開日本，這二年多的時間，他極力的觀察與研究日本，他不但以他的詩學長才寫下了《日本雜事詩》，更開始撰寫《日本國志》，無非是希望能讓中國人重新認識這個新興的國家。

光緒五年，黃遵憲完成《日本雜事詩》的初稿，源桂閣看完後，讚嘆不已，表達願意珍藏之意，但是黃遵憲不願意，最後，將這部詩稿埋藏在東京源氏桂林閣的園中，源氏為這個詩冢立碑，並且寫了〈葬詩冢碑陰誌〉，〈誌〉中記載了黃、源二人的祝辭。源桂閣的祝辭是「咏瑣事兮著意新，記舊聞兮事事真，詩有靈兮土亦香，我願與麗句兮永為鄰。」黃遵憲的祝辭是「一卷詩兮一抔土，詩與土兮共千古，乞神佛兮護持之，葬詩魂兮墨江滸。」²⁵對於自己的詩，受到日本人的重視，這種感受是愉快的，他在離開日本時，贈別日本友人的詩中，有著「海外偏留文字緣，新詩脫口每爭傳。草完明治維新史，吟到中華以外天。」²⁶快意的表達。

黃遵憲在駐日期間的詩作，除了《日本雜事詩》外，有歌頌日本傳統武士的〈赤穗四十七義士歌〉，有歌頌推翻幕府，促成維新的〈近世愛國志士歌〉，有歌頌促成維新，後又造反身亡的西鄉隆盛的〈西鄉星歌〉，有游賞名勝風景的〈不

²⁴ 《箋注》附錄一，頁 1095。

²⁵ 《箋注》附錄二《年譜》光緒五年條下，頁 1188。

²⁶ 《箋注》卷三，〈奉命為美國三富蘭西士果總領事留別日本諸君子〉五首之三，頁 340。

忍池晚遊詩〉、〈櫻花歌〉、〈大阪〉、〈遊箱根〉，有描述風俗的〈都踊歌〉，他在〈奉命爲美國三富蘭西士果總領事留別日本諸君子〉的第四首詩中，寫下了對日本深厚的情感。

海水南旋連粵嶠，鬥星北望指京華。但煩青鳥常通訊，貪住蓬萊忘憶家。
一日得閒便山水，十分難別是櫻花。白銀宮闕吾曾至，歸與鄉人信口誇。

來日本前，他以海上仙山稱美日本，離開時，他仍稱之爲「蓬萊」，甚以以「白銀宮闕」來形容旅日所見。駐日四年多的時間裡，讓他幾乎忘了思念家鄉。

（四）甲午戰爭前對日本的期待

清道光以來，中國屢受列強侵陵，而日本也是在列強的壓迫下，開放口岸，這是兩國在政治上的共同遭遇。黃遵憲在日本時，感受到日本國勢邁向興盛的氣氛，因此他期待能藉著日本革新的經驗，讓中國的國勢也能壯大。他希望中國能夠與日本合力，興盛亞洲的勢力，讓西方的強權不敢任意的侵犯。他在〈奉命爲美國三富蘭西士果總領事留別日本諸君子〉五首中的第一首，表達希望與日本合作的看法。

遠泛銀河附使舟，眼看滄海正橫流。欲行六國連衡策，來作三山汗漫遊。
唐宋以前原舊好，弟兄之政況同仇。如何甌脫區區地，竟有違言為小球。

首聯寫在世局擾攘時，奉命出使日本。頷聯明白的表達了聯合日本的企圖，三山，指海上三仙山，是對日本的讚美。中國人普遍認爲日本是小國，這裡用「汗漫」一詞，表達自己在來到日本之後，發現在日本可以探索與學習的，卻是廣大無邊。頸聯以兩國舊好，希望能夠同仇敵愾，一致對付西方列強。他在這組詩的第五首也說，「獨有興亞一腔血，爲君戶戶染紅輪」，聯合日本，興盛亞洲，避免遭強權欺凌的心志，在在可見。末聯希望中日兩國不要爲了琉球國而傷和氣。

同治十一年（明治五年，1872），日本滅了琉球國，設置沖繩縣，這是發生在黃遵憲使日之前的事。當時中國雖嚴厲抗議日本侵略的行爲，也希望美國能介入調處，但日本仍堅持佔領，中國後來也無可奈何，只好接受了琉球被強佔的事實。黃遵憲有〈流求歌〉一首，詩集中繫於〈奉命爲美國三富蘭西士果總領事留別日本諸君子〉之前，錢仲聯以爲這首詩是後來補作。〈流求歌〉表達了對琉球自明朝以來，一直沒有受到中國的照顧，而屢受日本侵略的感傷與無奈。對明治滅亡琉球國，設置沖繩縣的事實，黃遵憲只寫琉球國人的悲慟，對於明治的侵略舉動，則寫得極爲含蓄，不願直指過失。這應該是因爲他判斷世界局勢，以爲當前聯合日本，要比與日本爲敵，來得重要。所以這首詩的末聯，他才用「甌脫區

區」之地的「小球」，來形容琉球國，希望中日雙方不要爲了這「小球」，而有「違言」。

（五）甲午戰爭後對日本的失望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時，黃遵憲在駐新嘉坡總領事任所，十一月，接到兩江總督張之洞的召令，由新嘉坡解任歸國。當他看到中國的海軍、陸軍相繼戰敗，朝鮮、臺灣陸續失守，對於日本的蠻橫侵犯，對日本政府的觀感，可以說是徹底失望、厭惡至極。他的〈悲平壤〉、〈東溝行〉、〈哀旅順〉、〈哭威海〉、〈乙未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肅公祠〉、〈馬關紀事〉、〈降將軍歌〉、〈臺灣行〉、〈度遼將軍歌〉等詩篇中，充滿了對日本侵華的悲憤，他在詩中也一再的用倭、用倭奴、用敵、用寇來稱呼日本。先前那種聯日的企圖，可說是完全破滅。光緒二十二年（1896），他在〈贈梁任父同年〉詩第四首寫下：

寸寸河山寸寸金，（瓜）離分裂力誰任。杜鵑再拜憂天淚，精衛無窮填海心。²⁷

這首詩是對日本強佔琉球、朝鮮、臺灣的控訴。（瓜）離，周禮作華離，指邊陲易遭掠奪的土地。末句用精衛填海的典故，表達了他對日本侵華的哀傷心緒，無從消弭。

到了光緒二十五年（1899），黃遵憲已歸隱在家，撰有〈己亥雜詩〉八十九首，梁啟超以爲這組詩是作者「一生歷史之小影」，²⁸其中仍對日本的山水與革新，表達了肯定。第四十四首：

幾星十二遍周天，繞盡圓球剩半環。法界樓臺米家畫，總輸三島小神山。²⁹

自注：「余客海外十二年，環遊地球，所未渡者大西洋耳。山水明秀，日本最勝。」第四十七首：

滔滔海水日趨東，萬法從新要大同。後二十年言定驗，手書心史井函中。³⁰

自注：「在日本時，與子峨星使言：中國必變從新法，其變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強，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轄，或如波蘭之瓜分，則吾不敢知，要之必變。將此藏之石函，三十年後，其言必驗。」但是他在第八十首寫著：

²⁷ 《箋注》卷八，頁 717。

²⁸ 同上卷九，頁 800。

²⁹ 同上，頁 824。

³⁰ 同上，頁 826。

寒燈說鬼鬼啾啾，夜雨言愁我欲愁。只有蓬山萬重隔，未容海客說瀛洲。³¹

此處「瀛洲」暗指日本，這首詩大有往事不堪回首的感慨。

五、黃遵憲對美國的觀感

光緒八年（1882）春，黃遵憲從駐日參贊調任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他在前往美國之前，已經能感受此行任務的艱難。

光緒三年（1877），美國西部陷入經濟恐慌，當地美國工人爲了爭取工作機會，開始了排斥華工的運動，到了1879年，加州政府更制訂法律限制華人在當地工作，於是引發了排華暴動，舊金山唐人埠屢遭暴徒攻擊。梁啟超在《新大陸游記》的附記〈華工禁約〉中，有詳細的記載：「光緒三年，加罇寬尼之產業界，忽入於恐慌時代，一切股票，盡皆下落，全省騷然。貿易不振，工事頓乏，所有工價，隨而暴漲。美國工人以其所入不敷事畜，而中國人以勤儉之性質，且移住者率無家屬，以低廉工價，亦足自給，不惜稍貶以相遷就，故資本家益用中國人，而美工得業愈少，於是相妒相憎相仇之念，益磅礴于彼等之胸中，全省騷然矣。未幾，遂有所謂沙地黨者起。馴至選舉之際，底門奇勒利、巴別里根兩大政黨，全失其勢，而沙地黨遂爲加罇寬尼省政界之中樞。于是新被選之議員，遂提出改正本省新憲法案，以普通投票質諸全省人民，竟得大多數之贊成，所謂千八百七十九年之新憲法是也。沙地黨之所最仇視者，則資本家與中國人也。故其新憲法之官于排斥中國人者，大略如下：一、凡各公司不許用中國人，即有前此經與中國人定合同者，亦作爲廢紙；二、凡中國人不許有選舉權，不許受雇于公家職業；議院須定條例，以罰招致華工之公司；四、中國人在美國者，當設種種例規限制之，苟不遵例，即逐出境。自此憲法成立，而舊金山所謂唐人埠者，遂爲暴民橫行之地。拋磚擲石，乾唾熱罵，毆辱頻仍，劫掠相續，蓋彼時加罇寬尼省，幾陷于無政府之地位。」³²

黃遵憲於光緒八年二月中旬抵達舊金山，不久，美國政府頒佈了〈限禁華人條例〉，他因此有〈逐客篇〉一詩，以抒寫憤懣。詩中用沈重的筆觸，描述當時美國人看待中國人的心態：

謂彼外來丐，只圖飽囊橐。地皮足一踏，有金盡跳躍。腰纏得萬貫，便騎歸去鶴。誰肯解髮辮，爲我供客作？或言彼無賴，初來盡袒膊，喜如蟲撲緣，怒則獸噬搏。些地非惡溪，豈容食人鱷。又言諸婁羅，生性極齷齪，居同狗國穢，食等豕牢薄。所需日百錢，大穀難此較。

³¹ 同上，頁843。

³² 《箋注》卷四〈逐客篇〉注五引，頁351。

這種將中國人看成唯利是圖、生性兇殘、行爲齷齪，等同犬豕的族群，如何能讓他憤恨難平。詩中更寫到，「堂堂龍節來，叩關亦足躩。倒頃四海水，此恥難洗濯。」連具有使節身份的自己，都受到關吏的屈辱，他對美國印象的惡劣，可想而知。

光緒十年（1884），黃遵憲仍在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任內，當年美國舉行總統大選，這原本是民主盛事，值得中國學習的地方，但是他卻看到這場選舉中，許多負面的現象，〈紀事〉詩：

此黨誇彼黨，看我後來績。通商與惠工，首行保護策。黃金准銀價，務令昭畫一。家家田舍翁，定多十斛麥。凡我美利堅，不許人侵軼。遠方黃種人，閉關嚴逐客。毋許溷乃公，鼾睡臥榻側。譬如耶穌餅，千人得飽食。太阿一到手，其效可計日。彼黨斥此黨：空言彼何益。彼黨訐此黨：黨魁乃下流。少作無賴賊，曾聞盜人牛。又聞挾某妓，好作狹邪游。聚賭葉子戲，巧術妙竊鉤。面目如鬼域，衣冠如沐猴。隱隱數不盡，汝眾能知不？是誰承餘竅？竟欲冀佛頭。顏甲十重鐵，亦恐難遮羞。此黨訐彼黨，眾口同一咻。

這種以斥逐黃種人作為政見訴求，而黨派間彼此惡意攻訐，嗷嗷不休的現象，難怪黃遵憲要說，「烏知舉總統，所見乃怪事」了。

黃遵憲的詩集中，描述在美國所見現象的詩篇，只有〈逐客篇〉與〈紀事〉二首長詩。美國是當時世界強國，他一方面希望中國能向美國學習現代科技與制度，所以他反對廢止留學生制度；另一方面，因為看到中國人在美受到種種不公平待遇，因此對美國的觀感，極為不佳，甚至對自己所受到的屈辱，說出了「倒頃四海水，此恥難洗濯」這樣悲憤的話語。

戊戌政變後，黃遵憲因受牽連而免官返鄉，他在〈己亥雜詩〉第四十九首寫下：

當時傳檄開荒令，今日關門逐客書。浪詡皇華誇漢大，請看黃種受人鋤。³³

這裡他不再提當時在美國所受的侮辱，只感慨中國仍自我誇大，不知革新圖強的無奈。

六、結語

黃遵憲早年懷抱著種族平等互待的理想，希望中國能學習歐美致盛的方法，讓國家富強。到了日本後，發現日本正朝著革新富強的道路前進，因為兩國的歷史交往與地緣關係，所以極力想拉攏日本，一起振興亞洲的實力，避免西方的侵

³³ 《箋注》卷九，頁 827。

侮。即使之前發生了日本滅亡琉球國、侵犯臺灣的事件，黃遵憲也都強忍不提，或委婉避開的方式處理。直至甲午戰爭爆發，發現日本對中國的侵陵與索球，遠勝於西方強權，這才使得他對日本由寄望轉為失望。

至於對美國，他是盛讚美國的開國精神，他在〈逐客篇〉寫道：「慨想華盛頓，頗具霸王略。檄告美利堅，廣土在西漠，九夷及八蠻，一任通邛笮。黃白紅黑種，一律等土著。」又在〈紀事〉寫道：「吁嗟華盛頓，及今百年矣。自樹獨立旗，不復受壓制。紅黃黑白種，一律平等視。人人得自由，萬物咸遂利。民智益發揚，國富乃倍蓰。泱泱大國風，聞樂歎觀止。」對於華盛頓倡導種族平等的說法，正是他所嚮往的。奈何當代的美國，蔑視中國人，並施予種種不公平待遇。也因此，他對當代美國的觀感，可以說是厭惡至極。

黃遵憲也清楚，中國要能受到他國的公平對待，一定先要能自強，弱國畢竟無法要求強國的對待方式。甲午戰爭爆發，他從新加坡返國後，曾寫下〈書憤〉五首，他在第五首感慨中國再不圖強，恐將面臨亡國的命運。

弱肉供強食，人人虎口危。無邊畫甌脫，有地盡華離。
爭問三分鼎，橫張十字旗。波蘭與天竺，後患更誰知？³⁴

責備強國，已屬無謂，弱者圖強，才是當務之急，這也就是他晚年歸隱家園，仍對日本的山水、維新表達肯定的原因。

徵引書目：

《人境廬詩草箋注》，黃遵憲撰，錢仲聯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清詩精選》，錢仲聯編選，江蘇古籍出版社。

《也是集》，錢鍾書撰，香港三聯書店。

《全唐詩》，清康熙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³⁴ 《箋注》卷八，頁 772。